

绪 论

1. 交往是当代社会人类突出的生存境界

当代人类社会实践的最重要特征是全球化实践。科技革命特别是通讯、信息和电子技术的发展，引起了人类活动对时空界限的超越。全球日益成为一个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世界共同体。这一全球社会共同体成为当代人类社会存在的“底板”。可以说，在当代人类社会实践中，人类的任何一种活动，无论是对自身还是对他者乃至整个全球共同体都会迅速的产生传动效应。因此，在当代社会，交流、对话等的交往对全球共同体中的任何一个主体来说都显得较以往时代更为重要。在某种意义上说，当代社会的人们是生活在一个交往的时代里。交往成为当代社会人类的一种生存境界。它既是一般人的存在形式，也是民族和国家的存在形式。

首先，从全球发展的视域来看，全球发展成为当今人类社会实践的一个重大主题。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殖民地国家的纷纷独立，这样，独立后的殖民地国家获得了独立发展的主体资格，并且在面临发达国家强势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的情况下，他们谋求发展的愿望也更为强烈。但是这些国家的

发展则经历了一个艰苦曲折的探索过程。这一过程同他们如何处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交往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取决于内因。但是，在对待与西方发达国家关系上的不同态度，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其内部决策。实践证明，盲目的模仿和照搬西方的现代化经验模式或断然拒斥同西方发达国家的交往，对他们自身的发展来说，同样都不是最好的办法。因此，如何和西方发达国家进行交往，关系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他们的发展同样也面临着如何与不同国家的交往问题，即涉及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涉及与不发达国家的关系，还涉及不同制度间的国家关系。靠昔日的战争征服来谋求发展已经成为历史的话题。而且随着殖民地国家的独立，特别是一些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如亚洲的“四小龙”经济迅速增长，社会现代化程度日渐提升，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崛起，都给他们的发展带来世界性的挑战和全球化的竞争压力。可见，在全球化时代，发展问题真正说来，具有了全球性质，各个不同主体都在谋求自身发展，那么如何处理好各个主体发展间的关系？如何确立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和模式？相互交往学习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民族国家依然是发展的主体，各个民族国家在按照自身利益设计自身发展时不可避免地要遭遇一个与他同样独立着并有着自身利益的民族国家。因此，全球发展是具有不同资质、特色的多极利益主体在相互开放、交往和全球化结构中的共生共存的发展。这种发展不仅指发展主体成员的扩大而且指全球发展结构的调整和重组。从欧盟到亚太经济圈，从世界银行到世贸组织，全球正在相互交往中重构发展主体间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但交往的利益出发点的差

异，会导致交往方式的差异。尽管如此，由于当代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更是一个有机整体，人类社会的整体就是发展中的联系和联系中的发展，离开了交往联系，就不可能有全球整体的发展。人们如何交往在影响历史的价值选择的同时，决定着全球发展的进程。

其次，从和平这一全球主题来看，人类社会的交往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二战以来的半个世纪，尽管局部战争不断的发生，但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和平是主流。交流与对话成为当今人类社会的最强音。在和平这一全球主题下，交往形式由对抗走向对话，从而也变得更为多样化和复杂化。并且，交往的视域也日益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内全面展开，从而显得较以往更为丰富。各个民族国家、地区、阶级等主体都在这一和平的大背景下，探寻自身的交往方式。尽管如此，和平也是多极主体各自交往方式在全球化过程中不断整合的体现。一方面，和平作为非战状态的交往形式必然有全球社会多极主体共同遵循的交往规范。可以说，交往活动在全球化过程中的规范化、有序化、稳定化以及合法化，是全球社会保持和平这一质的稳定性的标志；另一方面，全球社会共同体遵循的交往规范并不意味着各个交往主体自身特有的交往规范的全部丧失。相反，在全球化过程中，随着交往的发展，全球社会共同遵循的交往规范不断地在各个交往主体的交往规范的碰撞、冲突中得到整合。只有这样，其合法性才有存在的基础。

再次，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开始危及全球社会多极主体的共同利益，甚至是到了危及人类社会共同生存的基础的境地。这在客观上要求多极主体之间相互交往，共同协作来解决全球性

问题。诸如人口爆炸、生态环境的恶化，能源匮乏、核威胁、毒品泛滥、国际恐怖活动等等的全球性问题是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尽管全球性问题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伴生物，其原因也是如此的复杂，但是这些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引起了全人类的共同关注。而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必须是全球多极主体的共同努力。即使是在个别国家的范围内实施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其在本质上都是一个从全球着眼思维，从地方着手行动的工作。如果某一个国家和民族没有理解和掌握全球性问题中的整体与局部的相关性，不懂得在全球性相互联系条件下有关基本行为原则的起码知识，就不可能有效的实现对全球性问题的克服。即使是局部的克服取得成功，依然会有死灰复燃的可能性。这就要求联合地球上一切人的共同努力，把各个民族国家的措施，纳入到整个全球社会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战略方向之中，组织实施共同的行动，使人们在行动中协调一致起来。正如俄罗斯学者阿·恩·丘马科夫指出的那样，“在这种全球性的水平上，基于人类的统一和承认地球生命的独一无二的性的有效的国际合作，是必不可少的”^①。而有效的国际合作是全球社会多极主体间交往以至达到磨合与默契的过程。

最后，随着全球化浪潮在当今人类社会的空前高涨，各种文化（文明）的生存、延续和发展日益离不开交往。历史上，某一文化（文明）的消失早已存在。其具体原因可能有差别。但是它们的孤立和与世隔绝乃至其文化（文明）没有被流传出

① （俄）阿·恩·丘马科夫：《全球性问题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第135页。

去则是一个根本的原因。当然这同客观上当时人们交往的不发达密切相关。而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尽管多样化的（文化）文明在碰撞、冲突着，但也为某一种文化（文明）吸纳其他文化（文明）的成果提供了契机。如果一味的包裹自身的文化（文明），固守其自身的一切而不向其他文化（文明）的开放和学习，这种文化（文明）的停滞是理所当然的。相反，在多样化文化（文明）的冲突和碰撞中善于吸纳其他文化（文明）的积极成果，摒弃自身文化（文明）中的糟粕，来达到新的整合和创新，这无疑有助于自身文化（文明）的生命力的增强，并且也有助于自身文化（文明）的传播和拓展，以至在其他文化（文明）中找到自身的痕迹和影响。因此，一种文化（文明）的生存、延续和发展的能力同这种文化（文明）是否具有同其他文化（文明）开展对话、交流和交往的能力是同一的。

总之，在当代人类社会，对各个层次的主体而言，不管是自觉还是自发的，情愿地或不情愿地，他的活动都时刻与交往联系在一起。也许你在意识里没有感觉到全球化对你的活动的影响，其实你的行为或远或近地必然是处在与他人的交往之中并为之所左右。

2. 对马克思交往理论研究现状的描述

随着人类社会实践方式的转变和主体性在哲学研究领域内的凸现，马克思交往理论成为当前人们关注的焦点。1992年，《哲学研究》专辟“实践、交往与主体性”栏目，围绕马克思交往理论及其相关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可以说，近年来，国内马克思交往理论的研究取得了许多开拓性的成果，交往问题

的重要意义已经成为理论界的共识。马克思交往理论越来越成为人们所关注的一门显学。

首先，近年来对马克思交往理论的研究改变了此前将交往问题和生产关系问题混为一谈的局面，从而确立交往范畴在唯物史观中的应有地位。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完整的提出了他们的交往理论，并表述了物质交往、精神交往、内部交往、外部交往、直接交往、间接交往、个人交往、普遍交往、地域交往和世界交往以及交往方式、交往形式、交往关系等一系列概念和术语，但是由于一方面囿于前苏联教科书的束缚；另一方面，国内学术界把生产关系这一原本是人们在生产中发生的交往关系看做与意识形态相对应的纯客观的基本存在，从而使生产关系范畴实体化，所以为了避免对生产关系作为纯客观的基本存在的怀疑，交往范畴被看做生产关系概念的不成熟阶段，是有待于被生产关系取代的过渡性概念。经过近几年来学者们对马克思文本的深度挖掘，开始认识到生产关系只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由于对生产资料占有方式的不同而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尽管生产关系构成交往关系的基础，但是它不能代替交往关系，从而学者们注意到交往实际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范畴，注意到研究交往理论对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近几年来，国内理论界对交往和实践这两个范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尽管目前理论界对交往与实践这两个范畴关系的认识存在很大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①认为交往是实践的一个环节，是由实践所形成的主客体关系

所决定的主体间的关系；②认为交往范畴是实践范畴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拓展和延伸；③认为马克思的实践实质是交往实践，从而提出“交往实践观”的概念。这些都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刻地去理解交往和实践这两个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各自独特的内涵，并且纠正了过去理论界在讨论马克思主义实践范畴时的“主体—客体”模式的缺陷，发掘出马克思恩格斯在实践观上对“主体—主体”的横向关系的考察。应该说，这在理论上都有其积极意义，但是也应该看到，在这些讨论中，有把交往概念与实践概念混为一谈的现象，这有可能导致我们产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二元论哲学的误解。这是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元论的特性相悖的。实际上，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解，实践范畴的本质是主体对客体的支配和改造活动，是人的一种对象性活动，表现的是“主体—客体”的关系，但是人的实践又是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完成和实现。这是以往实践观所忽视的。而交往则反映的是人们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等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一种非对象性的活动，表征的是主体和主体之间的关系。尽管交往因物质生产而产生又为物质生产所决定，两者不可分割，但是，交往概念的许多内容是实践概念所无法包含的。比如，在人们的交往中，思想、观念、语言等等的中介意义又会显得十分重要。以往，我们多是强调实践的改造作用，而忽视交往的意义和价值。因此，深入、准确地把握交往的确切含义，是我们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体系必不可少的一步。

再次，与以往一味强调生产劳动在人类社会形成发展中的作用不同，近年来，理论界也对建立在物质生产实践基础上的交往在社会有机体形成、发展中的作用给予了应有的重视。理

论界客观地把社会理解为是人类个体之间的交往关系，进而分析了交往的自觉性、中介性和客观性等等的特点以及从生产技术、经济、政治、精神等方面对交往予以分层，并从交往关系的制度化、规范化及其运行审视了社会有机系统的形成及其基本结构，这无疑实现了向马克思主义的回归。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现有制度只不过是个人之间迄今所存在的交往的产物”^①，而“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②。

此外，近年来，学者们还就交往形式及其形成依据以及立足于马克思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社会发展三形态的观点，对人的发展等具体问题作了一些有益的探讨。

在国外的学术研究中，胡塞尔、维特根斯坦、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哈贝马斯等人都非常关注人的自我的主体间交往和人所共在的生活世界问题。但他们把马克思的社会历史思想简单的归结为经济决定论并加以批判，所以他们并没有去深刻地理解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从而在对人与他人、人的社会交往关系的本质的理解上基本上都脱离了物质生产劳动这一基础。无论是胡塞尔的主体际性的生活世界，维特根斯坦的以“日常语言”为中心的生活形式，还是雅斯贝尔斯以“爱的斗争”为基础的生存交往，海德格尔以烦为基本结构的共同在世等等，都是如此。因此，对于什么是社会或社会的基础的问题的回答就表现为要么是价值理性，要么是特殊文化的整合，要么是信仰，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 78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 320 页。

要么是人的本能和普遍理性的矛盾运动，要么是非理性等等不一而足。

联系到对马克思交往理论的研究，必须提及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尤尔根·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因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是直接针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而提出的，并且试图以此理论为基础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哈贝马斯以交往理性为核心建构交往行动理论，他系统探讨了交往理性对社会发展理论特别是对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和价值。在哈贝马斯看来，必须把交往行为的层面同在社会协作中形成的工具和战略的行为层面加以区别，而工具和战略的行为构成的科学技术和劳动体系只是生活世界的一个子系统，这一子系统的片面发展并不会完全使交往的规范体系发生变化。因此，尽管交往行动规则的发展，是对工具行为和战略行动领域中出现的变化的反应。但是，交往行动的规则在这些领域中遵循的是自身的逻辑。社会交往以一定的形式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实际上，哈贝马斯把交往同物质生产割裂开来，从而他把交往规范体系理解为是生活世界的本质。这样他反对马克思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社会交往形成的成熟与否作为社会发展的评价标准，而认为有能力为一个制度（系统）的存在做辩护看做是衡量历史进步的标准，进而在哈贝马斯看来，社会的进化不是靠物质的实践来实现，而是通过学习、思维、辩论、交换意见等主观因素来推动社会发展。因此，他淡化人类实践活动的作用，把实践活动精神化，认为马克思以实践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已经过时，这同样也是宣布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的交往理论已经过时，把历史唯物主义人本化。

3. 马克思交往理论研究是实践和理论发展的迫切需要

从研究的理论意义视角来看，尽管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内对马克思交往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一些开拓性的成果，却也存在一些不足。国外要么不去深入研究和理解马克思交往理论，要么把人的交往行为同物质生产行为割裂开来，由此断言，包括马克思交往理论在内的历史唯物主义已经过时，这未免显得过于武断。因此，本书试图在挖掘马克思文本的基础上来努力理清马克思交往理论的脉络。

第一，近几年来，马克思的交往理论的重要意义成为学界的共识，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是在对马克思交往理论的研究上，没有进行过全面、系统和整体的把握，而只是就马克思交往理论的某一个或几个问题进行了探讨，从而未免显得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其实，马克思交往理论有着其严密的系统性，它不仅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发展的整个过程，而且涉及唯物史观的各个领域。本书试图在对马克思交往理论的整体把握上作一些努力，通过考察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发展历程并以马克思交往理论来观照唯物史观的其他领域，以期回到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全貌并考察马克思交往理论于唯物史观的意义。就笔者视野所及，目前专门系统的考察马克思交往理论的著作还不多见。

第二，本书针对当前理论界在交往与实践关系问题理解上的种种争议以及有些观点会导致割裂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倾向，从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物质生产实践入手考察了交往的形成与发展、交往对人的发展以及交往在人类社会历史演

进中的作用，从而明确马克思赋予交往和实践这两个概念的特定内涵。这对我们正确深入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是一元论的历史哲学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针对现代西方思想家脱离物质生产实践的关于人与他人、人的社会交往的理论，运用马克思的交往理论对之进行了批判，以区别他们与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差别，澄清他们对马克思交往理论的误解和曲解，并分析了西方交往理论的合理成分，以期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交往理论。

第三，本书认为，马克思交往理论是理解人的本质和人的发展的重要一环。一方面，人只有在社会生活中通过交往被纳入社会生活体系，才能使人的本质具体化和现实化，并且通过对人的交往活动的审视，把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多重考察统一起来；另一方面，被迫交往的克服、普遍交往的建立是人的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同时人也正是在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中克服了个体与社会的矛盾，实现了个体与社会发展的统一。这样，笔者从马克思交往理论入手，考察人的本质的生成和人的发展的实现，尝试从过程视域理解人的本质和人的发展乃至马克思的人学理论，找到新的切入点。交往是人的存在的一种先天结构，因为人一出生就要面对以既成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轴心的社会文化环境，并且必然地要以此为基础，筹划、选择和塑造自身的存在状态。

第四，本书从马克思交往理论出发观照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从纵横两个方面阐述交往在人类历史演进中的地位 and 作用，并认为正是民族国家内外的交往的不同，才使人类历史的发展在不同民族国家呈现多样性的特征，使人类历史发展具有跨越

式发展的可能性。可见，马克思交往理论是我们正确认识其社会发展理论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研究马克思交往理论可以消除对马克思关于人类历史发展多样性图式之间的关系理解上的一些不必要的争论。

马克思之所以能够走向世界历史的深处，关键在于他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个达到对社会生活本质、人的本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科学理解，而对这些问题的科学理解，是离不开马克思的交往理论的。因此，研究马克思交往理论对科学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从研究的实践意义的视角来看，理论的产生总是源于现实问题的提出和对现实问题的回答。同样，研究某一理论也离不开现实的召唤。之所以研究马克思交往理论是现实给我们提出的时代课题。

首先，全球化实践是当代人类社会实践的一个重要特征。那么全球化的内在机制是什么？在全球化进程实践中，对于资本主义在交往中的主导地位以及和社会主义的关系如何看待？其发展趋向是什么？人在全球交往中的命运如何？当前全球交往中的矛盾怎样？全球性问题如何解决？等等，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回答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是我们研究马克思交往理论的旨趣所在。尽管马克思交往理论是 19 世纪的产物，尽管当代全球化较以往来说也增加了新的内容，但是不管是世界历史时代还是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的主导地位没有改变，个人乃至民族国家间的交往比以前更为频繁，因此，研究马克思交往理论对指导当前的全球化实践具有现实意义。

其次，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来说，我国目前仍然

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仅面临着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问题，而且还面临着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的国内和国际交往的问题，即改革和开放的问题。改革实质是改变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旧的体制，实质上是对内的交往形式的改变。开放也是一种改革，实质是改变我们现行的不适应于或有碍于国际交往的一些旧的制度。这种对内对外交往形式的改革是当前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可以说是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但是，我们的改革开放面临的是全球化的大背景。因而改革和开放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不可能不考虑到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交往问题，也就是如何同其他国家和民族进行交往的沟通、理解的问题，如何吸取他们先进的优秀的文化成果，吸收它们发达的物质成果，以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对于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采取什么样的交往形式同其他国家和民族相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4. 马克思交往理论研究的路径安排

为了尽可能较为全面地系统地把握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全貌，本书在解读原著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交往理论与唯物史观的其他问题联系起来考察，从而努力地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交往理论在唯物史观中的作用和意义。在整体把握马克思交往理论之后，联系当前全球化实践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理论与实践的反思，以期通过马克思交往理论的运用，提出全球化实践和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应有的交往模式。为此，本书在谋篇布局上作了如下安排：

本书由 8 个部分构成。绪论部分对本课题的研究状况、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以及交往问题的重要性进行了大致的梳理。第一章考察了马克思交往范畴的哲学内涵及交往理论的基本特征和发展历程。第二章到第四章系统的考察了马克思的交往理论。首先，从交往和生产的关系到把握马克思交往理论产生的现实基础，从而明确马克思交往理论对于唯物史观的作用和意义；其次，从纵横两个方面考察交往在人类历史演进中的作用和地位；最后考察了交往与人的发展的关系。第五章对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与马克思交往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指出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的片面性及其方案色彩和马克思交往理论的科学性及其实践意义。第六章至第七章运用马克思交往理论分别观照当代全球化实践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些现实问题，就如何进行全球化和如何进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一些有益的对策和建议。

在研究方法上，马克思在阐述其交往理论时，从哲学方法论的层面上运用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抽象方法、辩证法等等。无疑这些方法的应用对解决诸如交往的基础、本质、人类交往的共同体模式以及交往的历史进化趋势等等涉及交往的宏观层面、逻辑发展脉络等问题时是行之有效的。作为对马克思交往理论的研究，固然离不开对这些方法的继承和运用，但是研究马克思交往理论和马克思对交往问题的研究毕竟不是一回事，因此在方法上也就有所不同。

由于本书不仅关注马克思交往理论自身，而且把马克思交往理论同西方交往理论进行比较，并涉及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具体运用问题，所以本文在继承和运用上述方法的同时，也视具

体的问题及其不同层面而应用不同的方法，包括结构分析法、功能分析法、发生学方法、比较分析法、价值学分析法等等。这些方法不能说是新方法，而是一般的哲学方法论的具体表征和实现形式。在研究马克思交往理论时，不是一种方法的特立独行，而是多种方法的综合运用。

第一章 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发展历程及特征

第一节 马克思交往范畴的“最广泛的意义”

“交往”是马克思恩格斯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性、总体性范畴。它贯穿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完善和发展的各个时期。交往是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物质生产资料生产的前提，是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基础，是人类历史前后相继的纽带，是人类历史发展呈现多样化特征的秘密所在，是理解人与社会发展的一把钥匙。因此，交往是我们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全球各个区域、各个领域的联系日益增强的今天，完整准确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交往范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交往范畴的界定

交往范畴的英文词是 communication，其德文对应词是 Kommunikation 和 Verständigung。除了有交往的含义外，还有信息、

传播、交流、交换、交通、通讯、联络等多重含义。从词源上看，它们都是由拉丁词 *communis*（分享）派生而来的，最初含义是指共同的、通常的，现在一般理解为分享思想、感觉和交流观念、思想、情感、信息等等。根据 1968 年版《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的“交往”词条，就有十多种意义上的交往，如动物的、心灵的、认知的、语言的、宣传的以及大众传播媒介的等等。而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使用的德文词是现代交往概念中并不通用的 *verkehr* 一词，它除了指交往、来往、交际、交通外，还指贸易、交换、流通等等。马克思认为 *verkehr* 一词的意义同 *commerce* 的意义一样。

我们现在通常使用的“交往”概念，它的一般理论前提来自现代通讯理论和传播学。从信息传播理论角度来看，交往既指实物、信息或意义的异地传输、移动或转达，也指资源、信息或意义的分享或共享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现代通讯理论和传播学把交往仅仅看做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行为。

语言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领域也使用交往这一概念。但是在语言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领域里的交往含义，较之于现代通讯理论和传播学所使用的交往的含义，有了更广泛的外延。他们不仅认为交往具有交流和互动的行为学意义，而且认为交往更是具有使社会系统得以运作的机制、工具或“润滑剂”的意义。西方学者从广义社会学角度把交往理解为一种工具，即把它视为人与人之间沟通的一种手段、工具或中介，并以此来研究它与社会系统、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关系。并且广义社会学意义上的交往则更多